

於是，我就到那諾巴授記的銅崖洞中去修定了。

「上師父母常常把自己吃的食物和會供的好物品送來給我，對我實在慈悲到極點了。

惹瓊巴又問密勒日巴尊者說：「上師老人家，您是不是遵照馬爾巴上師的吩咐住了好幾年呢？」

尊者說：「我並沒有住幾年。在那裡住了不久，我就回家鄉去了，我把回鄉的原因，給你們說一說吧！」

「我閉關的時候，精進修定，頗有進境。一向我是從不睡覺的，有一天早上，忽然昏昏的睡去，作了一個夢：夢見我已回到嘉俄澤老家了。看見我那四柱八樑之家破爛得像老驢的耳朵一樣；傳家至寶的大寶積經（「大寶積經」：佛經名。宣說大乘之理為「大」，聖財充滿為「寶」，攝諸法門為「積」。），也被漏下的雨水淋得破爛不堪；屋外俄馬三角田裡生滿了荊榛蔓草。母親死了，妹妹變成了乞丐，流浪到他鄉去了。我想起自己從小就遭遇不幸，與母親遠離；這多年來，母子未能見面，心頭生出了無限的悲痛，忍不住大聲哭叫：「母親啊！琵琶妹妹啊！」便從夢中哭醒過來。淚水把衣襟流濕了一大片。想著母親，使我更無法抑止那奪眶奔流的熱淚，便決心要回家看母親去。

「天一大亮，我不顧一切地打破窟門，來到上師的臥房，要求上師准予我回鄉。恰巧上

師仍在睡覺，我就跪在他床前，在上師的枕頭邊稟告道：

聖不動自性大悲者，
許我一返鄉里行！

我鄉凶村嘉俄澤，
鄉人與我盡成仇；

可憐母子倆無依，
痛在生時早別離。

我今不堪孺慕情，
祈師許我返鄉行！

但願一見高堂面，
見已仍歸侍尊前。

「說完，上師就醒了。

「那時，清晨的陽光，射過了窗戶，照在靠著枕頭的馬爾巴上師的頭上。同時，師母正拿了早餐進房來。馬爾巴上師說：『兒啊！你突然出關，是何緣故？怕是中斷魔障，快回去修定去！』」

「我就又重複將夢境和思念母親的心情稟告上師，唱道：

聖不動自性大悲者，
許我一次還鄉里；

業纏凶村嘉俄澤，
忽然夢牽魂神縈。

家貧縱已如錐之，
難抑心頭思念情；

欲知四柱八椽家，
而今已見顏壞否？

大寶積經正法藏，
三角麥田俄耳馬，
生我育我之老母，
毘達宮賽我弱妹，
業緣所累彼結賽，
至兇伯父勇加爾，
殘毒姑母老虎，
正法般若十萬頌，
最於生我之老母，
願許一返鄉里行，
而今風雨漬蝕否？
而今蔓草叢生否？
而今慈體安康否？
而今流浪飄零否？
而今已嫁他人否？
而今仍在世間否？
而今還在世上否？
而今依然無恙否？
不堪思慕孺子情。
歸來還待我師前。

「上師說道：『兒啊！你最初來的時候，曾經說過，不要鄉里和家族的了！現在你離開家鄉已經這麼多年，即使回去，也不一定能夠遇見你的母親吧！至於其他的人，不能夠碰見，我也不敢說。你在衛藏住了很多年，又在我這裡也住了這麼多年了。你如一定想回去，我可以讓你走。你說你回鄉之後再回到我這裡來，你雖然這樣想，恐怕很難辦到了。剛才你進來的時候，正值我在睡覺，這就是我們父子今生不能再度相見的緣起啊！』」

「但是，太陽照著我的屋子，象徵著你的教法，將如朝陽一般照耀十方；尤其是太陽正照著我頭頂，這是修傳派的教法將得到發揚光大的緣起。達媚瑪恰巧拿飲食進來，這表示你將能以三昧定食養身。」

「唉！現在我也只好讓你走了！達媚瑪，請妳準備一個好的會供！」

「於是師母預備供養，上師建立曼陀羅，把空行耳傳的成熟道表示灌頂，以及解脫道聞所未聞的口訣，全部都傳授給我了。」

「上師道：『哦！這些口訣，都是至尊那諾巴為我授記，叫我傳給你的；你也應該根據空行母的授記，把這些口訣傳給最上根的弟子，直至第十三代。』

「如果為了財寶、名利，或希望受人恭敬，或因為個人的偏愛，而傳此法，那就違犯了空行的誓語！所以應該特別謹慎，珍惜這些口授，好好地依「訣」修行。若遇見有善根的弟子，縱然他非常貧窮，沒有任何物質的供養，也應該傳他灌頂口訣而攝受他以弘揚佛法。至於像諦洛巴師子那諾巴大師的種種苦難，和我給你的種種磨折，這些方法對於今後那些下根人，將會毫無利益，所以不可再用。現在即使是在印度，法行已是較前鬆懈了；所以今後在西藏，這種過於嚴格的方法也不宜再用了。」

「空行大法，一共有九部，我已經傳了你四部；還有其他五部，以後在我的傳承弟子

中，將有一人到印度去向那諾巴的再傳弟子去求法，對眾生將有大利益。你應該努力地去求這些法要。

「你心中也許會想：『我很窮，又沒有供養，上師是不是把口訣全都傳給我了呢？』你不要有這種懷疑。要知道我對於財物的供養，根本就不在意；你拿努力精進修行來作供養，才是我真正歡喜的供養！你務必精進努力，建立成就的勝幢！」

「我已經把那諾巴尊者的不共法要，空行耳傳的教論統統傳給你了。這些口訣，那諾巴尊者沒有傳給其他弟子，只是傳授了我一個人。現在我將這些口訣傳予你，好像將這一瓶水倒在另一個瓶裏一樣，一滴無遺。為了表明我的話沒有半句虛言，或是過與不及，現在，我在上師與三世諸佛本尊護法前虔立此誓：

南無

承恩諸尊祈加持！

歷代上師之傳記，

即是口訣與教法。

多聞徒為擾亂因，

切持要言取精粹；

若更多求無實義。

樹枝雖多果不生，

學問雖博無勝義；

知解雖了實證無，

解說雖多無實義；

利他之心是真寶，
求無價寶需利他；

法可降伏諸煩惱，
堅持法要即上道。

心恒知足即虎將，
痛苦輪迴決棄捨；

一切勇中勇之首。

無人崖洞即佛地，
清淨獨居即神仙；

以心御心為良馬，
自身即是佛寺堂；

心不散亂即法王。

我於善根之弟子，
盡授口訣無遺技；

師父徒子與法要，
盡未來際無壞耗。

授此法種於子手，
願得花開枝葉厚；

碩果豐收垂運久。

「說完，將手放在我的頭頂上說：『兒啊！這一次你要走了，我心裏非常難過！但是一切有為法，原是非常的，我也沒有什麼辦法。你休要急急地走，在這裏再住幾天，把所有的法要口訣仔細地複習一下；有什麼疑問便提出來，我可以替你解答。』」

「我遵從上師的意思，就又住了幾天，把所有疑難之處都弄清楚了。上師就說：『達媚

瑪準備一個最好的會供輪為密勒送行。」於是師母就預備了上師佛菩薩的供品，空行護法的食品，及金剛兄弟的供物，陳設了一個廣大的會供輪。上師大顯神通，忽而變成喜金剛，忽而變成上樂金剛，忽而又變成密集金剛等本尊莊嚴身，具足金剛鈴、杵、輪、寶、蓮花、寶劍等莊嚴；紅、白、藍、喻、阿、吽（「喻、阿、吽」：此三字是一切密咒的根本；喻字為紅色，阿字為白色，吽字為藍色。）三字放出無量光明，示現前所未顯的種種神變。說道：「這些都只是身神通而已，即使能夠廣大顯現，還是虛妄幻景，沒有多大的用處。今天為了給你密勒日巴送行，我才顯現的。」

「我眼見上師的功德與諸佛無異後，心中生出了無量的歡喜之心，想道：『我一定要努力修行，也得到與上師一樣的神通。』」

「上師問我：『你看見沒有？生出決定心沒有？』」

「我說：『看見了，上師！不由我不生出決定的信心啊！我想努力修行，將來也可以得到與上師一樣的神通。』」

「上師說：『是啊！您應該好好地修行，記住我所指示的諸法如幻的傳授，修如幻境。至於修行的處所，應該依止雪山的崖洞、峻險的山谷和森林的深處。在這些山洞崖穴中，多甲的喜日山是印度諸大成就者所加持的勝地，可以到那裏去修行。拉其雪山為廿四聖處之

一，也是修行的勝地。芒玉的巴拔山，八玉的玉母貢惹為華嚴經上所授記的勝處；亭日的去把，為護地空行母集會的地方，也是修行的勝地。其他，任何無人的處所，順緣具足時，也都可以修行；你應該在這些地方建起修行的勝幢來！

「在東方諸勝地中，有得哇多替和咱日。現在因緣未到，尚未現出，將來在你的說法中，要出一批人才來到這些地方發揚光大。」

「你應該在上面所授記的勝地去修行。要是得了成就，也就是對上師的供養，對父母的報恩，和對眾生的利益。除了究竟成佛之外，任何事都不能算做最上的供養，究竟的報恩，和真實的利他事業。如果沒有成就，縱然長壽百歲，也不過是活著多做一點罪惡而已。所以你要捨棄今生一切的貪著，和對塵世的愛戀；莫與那些兢兢於世間俗務的人來往，莫談無意思的閒話，要一心努力修行啊！」

「上師一面說著，一面流下眼淚來，望著我慈悲地說道：『兒啊！我們父子今生再也不能見面了，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的！你也不要忘記我啊！你若是能夠照我所說的話去做，將來，我們在清淨空行的刹土中一定會見面的。兒啊！你應該歡喜啊！』

「將來你修行的時候，會發生氣脈的嚴重障礙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再把這個東西拆開來看。不到那個時候，切莫拆開。」說著就給了我一件用蠟封好了的信。我那時把上師囑咐的

言語，緊緊地記在心頭，上師的教諭對我實在有說不盡的利益。以後每每想起上師的教諭，善心就會增長，修行就會有進步；上師的深恩，真是說不盡喲！

「上師遂對師母說：『達媚瑪！妳準備明天與密勒大力送行啊！我心裏雖然萬分難過，我還是要去送他的。兒啊！今天晚上和我一起睡，讓我們父子好好地談談話吧！』」

「當天晚上，我就在上師的房中，伴著上師；師母也在一起，師母悲傷萬分，不住地流淚。上師就說：『達媚瑪！哭什麼呀！他已經在上師面前得了空行耳傳的最深口訣，就要到崖洞去修行了，有什麼可哭的呢？眾生的本性原是佛性，由於無明的緣故，不但不能自證佛陀本覺，卻冤枉地在痛苦中生生死死。其實那些得了人身而不能遇見正法的人，才是真正可悲的；那些人，才是真正值得被痛哭的。妳要為那些人哭的話，那麼，恐怕妳一天到晚都要哭了！』」

「師母說：『上師的話是對的，但是誰能夠一天到晚都有這樣的慈悲啊？我親生的兒子，無論對世法、出世法都聰慧異常，對自他二利一定能夠作廣大的事業，但是他卻死了。我心裏已是萬分的悲痛；現在這個凡所囑咐無不聽從、無絲毫過失的、有信心、有智慧、又有悲心的徒兒，也要與我生離了。我從來沒有這樣一個好徒兒，我實在忍不住心中的悲痛……』話未說完，眼淚已越流越多，最後索性嚎啕大哭起來了！

「我也忍不住痛哭起來，上師也不斷地用手拭去他的淚珠。師徒三人相互依依不捨，悲傷無已，誰也說不出什麼話來；所以當晚，實際上並沒有能夠談什麼話。」

「第二天早晨，攜帶著會供的食品，師徒十三人送了我十幾里路，路上大家心中都很惆悵淒涼，不勝惜別之情。到了法廣坡，四方的遠景都在目下，大家就在山坡上坐下來，陳設會供輪。」

「上師拉住我的手說：『兒啊！你要到衛藏去了！藏地薩兒馬等地方，強盜出沒非常厲害，我本想派一個人送你去的，可是因緣的表現，只合你一個人去。現在你雖是一人獨行，但是我會祈請上師本尊加持，命令護法空行來保護你的；你不必擔憂，路上不會出什麼事的。話雖如是說，你卻還是應該小心一點才是。』

「『你可以先到俄巴喇嘛那裏去，和他比較比較口訣，看看有什麼差別。再從那裏一直回家。在你的故鄉，只許住七天，以後就應該到山中去修行，以成就自利和利他的事業。』」

「我就即席唱了一首藏行別離歌：

聖不動自性金剛持， 我今一次返藏地；

貧兒還鄉何所寄， 慈父上師恩足恃。

兒經險惡薩馬時， 十二明妃①來相護；

祈請無比加持師，
三處空行護送勤，
天龍八部來相從，
依然祈請大恩師，
祈請消除中斷障，
祈請因緣善願償，
祈請作我正法依，
祈請上師常住世，
一切上師自知悉，
加持令我得山居。

三寶尊前求庇助。
菩提薩埵伴行處；
我心無仇亦無怖。
今生他世重會時；
祈請護持身口意，
祈請大慈悲灌頂，
祈請無病常吉祥，
汝子禍福與哀樂，
祈興無緣大悲智，

（註①「明妃」：是空行母的舊譯。）

「上師說：『是的！兒啊！父親對你說的「心要語」，不要忘記了，應該好好記在心中啊！』上師把手放在我的頭上，唱道：

敬禮傳承諸上師，
具足因緣法器身，
祈禱加持我弟子；
願彼成就法身佛。

金剛句語如甘露，
菩提樹幹為心根，
上師教敕金剛句，
本尊空行加持力，
空行護法諸依怙，
甚深緣起此大願，
一切法行慈悲力，
汝至藏薩兒馬時，
明朝漫長旅途，
於汝家鄉故園裏，
汝母愛妹親眷處，
無人山居崖洞中，
具有毅力身廟中，
無瑕會供食輪中，
拳法精要轉換處，

願我緣起報身佛；
願千葉化身無盡。
願勿遺忘常在心；
願終汝身常伴隨。
願恒不離常守護；
願速應現得成就。
願於三時恒攝受；
十二明妃來相迎。
勇父空行②為相送；
當見無常幻化師；
當見幻化無實師；
會有輪涅③雙忘時。
當有如來會供處；
當有空行妙甘露。
當生妙果之稼禾；

莫戀鄉園故舊處，
人聲犬吠渺寂處，
非物自身三昧食④，
無垢本尊越量宮⑤，
無覆無藏勝妙法，
如法修持稼田處，
空行心命妙法處，
馬爾巴口授傳承派，
密勒日巴堅毅力，
荷擔如來家業士，
本尊加持願吉祥，
正法弘揚大吉祥，
空行加持大吉祥，
護法加持大吉祥，
徒兒密勒大吉祥，

當求出離增上緣。
靜居必得智慧見；
定樂必能除飢渴。
當見自利之遊戲；
當有淨戒大事業。
當有種種成就藏；
當越輪涅二邊際。
當得廣大之美名；
佛法命根住持處。
傳承綿延願吉祥；
喜、樂、集、密賜吉祥。
空行心命賜吉祥；
三處空行賜吉祥。
護法天母賜吉祥；
如法修持願吉祥。

傳承延續大吉祥，
吉祥不變常堅固；
勿忘此義精進修，

（註②「勇父空行」：與空行母相對的男性密宗菩薩。註③「輪涅」：不見輪迴涅槃的存在，了達二者皆空。註④「三味食」：得到三昧之行者，能以定力維持生命，長期無飲食，故名三味食。註⑤「越量宮」：本尊之壇城，超越一切衡量，故稱為越量宮。）

「唱完了，上師又高興地笑了起來，於是師母就把為我置備的衣服、帽子、鞋子和路上用的乾糧等等，一齊賜給我。含著眼淚說道：『兒啊！這不過只是一點物質上的表示而已，這是我們母子今生最後相聚的一刻了。我祝你一路平安，此去圓滿幸福。要發願我們母子二人將來在烏金剎土能夠見面啊！母親現在對你說兩句正法的心要語，希望你不要忘記！』她唱道：

敬禮恩師馬爾巴前，
能忍勞苦具恒心；
堅忍雄毅我愛子，
且飲上師智慧露。
且飲汝母送別酒，
願於未來清淨剎，
故舊依然得相遇。
勿忘汝父與汝母，
常常懷念求加持；

利心口訣善妙食，願飽餐之為送行；
願於未來清淨剎，故舊依然得相遇。
勿忘大恩之父母，思量報恩恒精進；
甚深空行口訣衣，暖暖穿著好送行；
願於未來清淨剎，故舊依然得相遇。
勿忘可悲諸眾生，自心趨入菩提道；
發大乘心有正法，奮勇擔荷為送行；
願於未來清淨剎，故舊依然得相逢。
宿根善良達媚瑪，所有教汝心要語；
願勿忘失常憶心，汝母亦當恒念汝。
慈悲孝敬我母子，願於未來清淨剎；
故舊依然得相逢，祈望此願得成就，
為法酬恩而會聚。

「師母說完了以後，又很悲哀地哭泣起來，送行的人也陪著落下淚來。我虔敬地禮拜上師和師母，頂戴尊足；他倆為我摩頂加持發願之後，我們就分別了。我十步九回首，看見

送行的人們都仍在不住地流淚，我簡直不忍心再回頭看。慢慢地山路迴曲，漸漸地看不見上師和師母了。

「當我走完了一段小路，渡過了一條小溪，回頭一望時，雖然因為距離太遠看不大清楚；但仍可依稀有見上師和大眾等，還捨不得我似的向我走的這個方向凝視著。我黯然神傷，忍不住幾乎想跑回去；但是一想，我已經得了圓滿的口訣，只要不作非法的惡業，時時憶念上師，頂戴上師，也同與上師在一起沒有什麼分別。將來在清淨刹土中一定會再遇到上師和師母的。這一次，先回家鄉去看看母親，再回來看上師不也可以嗎？於是努力鎮抑住心裏的悲哀，取道向俄巴喇嘛的地方而來。

「見了俄巴喇嘛，把他的口訣和我的做了一個比較：在密續的解釋和說法的善巧方面，他比我強；可是在修行的口訣上，我絕不比他弱；特別是空行口傳，我知道的確實比他多。最後我向俄巴喇嘛頂禮，發願以後，就一直回自己的家鄉了。

「十五天的路程，三天就走到了。我心裏想：修氣功的能力，真偉大啊！」

惹瓊巴又問：「上師老人家啊！您回鄉以後，家鄉的情形是不是和夢中的預兆一樣呢？究竟會見您的母親沒有呢？」

尊者說：「家中的情形，正如夢兆一樣，我並沒有遇見我的母親。」